

CHINA

李奉佐 金鑫 著

曹雪芹家世新证

曹雪芹



春风文艺出版社

曹雪芹家世新证

李奉佐 金 鑫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0·沈阳

曹雪芹家世新证

李奉佐 金 鑫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铁岭市龙山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1/32 字数:384 千字 印张:15

印数:1-1000 册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责任编辑:洪 钧

责任校对:宋加哲

封面设计:冯少玲

版式设计:马寄萍

ISBN 7-5313-2291-9/I·2002 定价:30.00 元

知雪芹之一切来龙去脉,必须先知他的祖籍之所在以及此地有何史地意义,有何曲折变化。

围绕曹雪芹的待决难题是“成堆”的,其中一个祖籍。就我的知识而言,此一难题从六十年前开始试解,直到今日方见分晓——这就是本书的主题所在,也是它的重大贡献。

曹雪芹本是宋代元勋武惠王曹彬之后,本支明初永乐年间由江西南昌北迁,落户京东丰润。但丰润曹如何会变成后金满洲正白旗“包衣”奴隶的?这就需要十分艰难的史地考证的高深学识与勤奋功夫。过去没有真正解决,因而异说滋生,伪学侵混,造成了以假代真的局面。《石头记》脂砚斋批语有云:“一日卖出三千假,三日卖不出一个真。”这正是雪芹早已预卜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我说雪芹是个悲剧性最深的历史人物,在此也就获得了一项证明。

如果你问本书属真学还是假学?我将回答:“假去真来真不假,朱明紫暗紫非朱。”

书中内容十分丰富。嗜学而有耐性的读者会逐篇看下去而得到学术享受与学识满足。耐性差些而实有兴趣的,则不妨先抽读第二章第三节的“三韩”考和第八章曹雪芹的祖先与辽东始居地。这都是异常精彩而不可多见的文章。倘若看得对味,那就想细读全书了。

以“三韩”为例,自拙著《红楼梦新证》引韩荃《有怀堂文集》,人知有“三韩曹使君(寅)”一称,而无一人为此作一点儿考论解说。我自己曾妄揣此乃“泛称满洲”之词(因三韩在满洲奴儿干都司境),也只知道清初刘廷玑《在园杂志》与顾炎武《京东考古录》都曾批评时人习以“三韩”称辽东之不妥。然而大师如顾亭林先生,除批评之外,也竟未详其来由究在哪里。

如今李、金两先生此著，字字分明，考知辽、金时代在今铁岭稍北之昌图一带曾置三韩县，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史地位置，而非泛语滥词。这真使我大开胸臆，称快不已——当然也衷心佩服他们的考证之功，八十年来未见一人能解此疑。

又如第三章第三节所考，无论自燕至前汉的襄平，还是后汉侨置于辽南的新襄平，皆与今之辽阳无涉，有人引以为据的所谓“汉襄平在明代之定辽中卫”（即今辽阳）者，纯属误读史籍，而不明定辽五卫中之中卫本不与襄平相关也，此为一大纠谬。

再如天命三年“三韩竟沉”一大事故，我只查出费扬古、额亦都二人与此最相涉；而李先生现已揭明此役主将是和硕额駙康果礼与英俄尔岱，而康与英又适为正白旗，再加上其他参证，李先生遂指明曹世选之被俘自始即隶正白旗，而非如我据房兆楹先生之说以为其始隶之旗可能是镶白旗乃至其他旗。我觉李先生之新论点是有说服力的。因此，如无更新的考证，我准备放弃旧说，改从李先生之新见解。

总之，李先生的贡献实多。我们之间常有切磋之处，都是为了寻求历史真实，而不是为了“维护己见”。倘若是只为一个尚难确定的“己见”而强求伪证，甚至曲为之说，坚持谬误——那就不再是学术研究了，我们二人总是以此精神而共勉。

至于铁岭西南阿吉乡乌巴海村曹泰东先生的那一段祖传口碑，更是万分之难得。此种珍贵史料，今后即渐归湮灭，若非及时调查，一切茫然——那又何怪乎伪说妄议之滋生惑乱呢？

李先生已有《曹雪芹祖籍铁岭考》一书问世，我在彼书序文中也曾略表愚衷，其间一些拙意，在此即不复赘言[注]。承

嘱命笔,重为新书再序,不仅是个人的学术翰墨之缘,也是八十年来真学伪学示例的一大情由的实录。

谨序。并系以诗云:

冉冉红坛秋复春,几家名富几家贫。
知君铸鼎悬秦镜,只要金针度后人。

周汝昌

己卯年七月中元节后写讫

[注]假学的特点之一是篡改史料,公开蒙世。例如“辽阳三碑”上本来无有什么“教官”、“千总”之类的“抬头分栏”,而我上当引用过,李先生也在他那书中转录附印了。可见这种欺蔽作用是如何巨大。今于此自纠,兼以警示后来。

[序后续言]

以上短序写时匆忙,草草而就。今承著者又以第九、第十两章(以及后记)寄示,并嘱读后如有意见,可以加于序内。他的虚怀,令我感动,因追记数行,以应雅命,或亦可备关心的学者、读者参阅之用。

我与李先生相识于1997年,他来访晤时带来了研究雪芹祖籍的部分成果,征询拙见。我们由此通讯讨论,步步深入,他的创获也日新月异。此次新稿,又包含了我尚未能知的新成绩新见解。此种扎实勤奋、精进不息的探讨精神,时下罕见。

新稿内容丰富,此处姑举一二小例:如有人主张雪芹上祖本籍今之辽阳一地,并无二处,也不知由何地入辽——是曰“辽阳说”。本书则举出:辽阳的世居曹姓,最早是清康熙三十年迁入的,有碑石为证(今存博物馆)。只此一条,“辽阳说”即已彻底败溃,无待烦词了。

其他新内容,时有类似的创获与详实的论证,令人耳目一新,实开眼界与“脑界”。

新稿有破有立。在“立”的一面,著者大书一个新命题:入辽之前的雪芹上祖,祖孙三代人皆是著籍京东丰润,而绝不是有些人有意曲解文词,将丰润一地的著籍关系“驾空”所巧辩的只是由江西“路经”丰润。

这真是石破天惊的突破性论点,以往无人提过。但我以为此乃有胆有识、有理有据的学术语言,迥异于有意“标新立异”。著者是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后出此“大言”的。应该基本上能以自立。

他也首次试排了雪芹上世自入辽以迄于康熙朝曹寅的世系表。足供参考。这都是雪芹家世研究史上的一大进境。

再如有些“小例”、“细节”其实意义也不细不小。如铁岭·乌巴海曹姓一支,本来是内务府遣派出关服役的,后欲投奔铁岭本族之人,却只因旗籍人与汉民有严格界限,不许认祖归宗,无法与本家同住一处,这才另在乌巴海落户。这有力地说明了曹寅称丰润有“大兄”、“二兄”、“四兄”为“骨肉”是怎么一种血缘关系(丰润曹已有人入旗,故敢相认)。然而,有人居然硬说那不过是“官场联宗”云云。想以如此轻松的“论证”来反对“丰润(祖籍)说”的“学”风,与本书对比,构成了十分有趣而发人深省的异样奇观。

我与著者的学术友谊并不是建立在一个“看法一致认为”的(流于庸俗的)基础上的,我们无数次鱼雁往还,切磋是一主要内容。迄今为止,我们的“歧见”有两三点不妨顺便一提。

我对“五庆堂”辽东曹谱的收录雪芹家世支系于其“四房”曹智名下,是否可信?以为仍待细究。

该谱经几位学者(包括李先生)揭露出它的大量的错误与破绽,已表明它是一部杂收、拼凑、臆说、编造的文献,内容复杂,时有混乱,而又含有某些真实的记载与有用的线索——这些李先生已充分加以运用了。我自始亦无意否定人家的家谱,但我至今还找不到坚实的理据足够承认它是“曹雪芹家谱”。我只曾在李先生首部著作《曹雪芹祖籍铁岭考》之序言小注中说过一句相信其“谱系图”所列“曹振彦、寅、望、鼎”几个字倒是真实的原始状态,而谱内皆系过录官书,无本体可据性。只此而已。“相信”“原始状态”,不等于相信填在“四房”空处就绝对可靠。因有学友误读,作了引申,说我“改变”了原先质疑的意见……此非我之本意,附申于此。

对于“入辽始祖”,李先生考出宣德、正统时期的燕山右卫曹俊是一大发现,其子曹广亦为辽北名将。李先生主张此即五庆堂谱所载之曹俊。是否果为一人?愚意还待良证方可定论。辽东同名的曹姓甚多,如李先生本人也已列出不少。

以上是主要的,次要者原不必尽列。如李先生赞同丰润曹端广(或其子)是商贾离乡,“马市”经营;但他主张江西北迁的曹氏兄弟是因军事情由,不同意我的水灾逃荒之推测。这则又牵涉了北迁是否实系永乐二年之事?彼时的端广年龄几何?(李先生以为已五十多岁)。这也是关键点,可以续研。

我之依据永乐二年论事，后来已在拙著中表示另有可能了（北迁可能晚于永乐二年，谱序只言“永乐间”，不言永乐初）。兹不多赘；水灾不仅湖广，江西也有，我引《饶州府志》，其灾情十分严重。曹氏兄弟即使并非直接由于逃荒，其间接影响亦难排除。

我根据曹安的《坟碑记》、曹钊的《满江红》等文献观察，其间似未有与军事相关的蛛丝马迹。但我仍尊重李先生的新解，应当存此一说，互为讨论。

所有这些，属于从江西入河北的情由，在本书中原不是研究重点；我们见解小异，毫不动摇已经作出的“丰润——铁岭”的论证结果。

曹寅有《与从兄子章饮燕市》一诗，句云“寂寞一杯酒，消磨万古才”。此从兄是谁？值得注意——因为若是北京本家弟兄，何以还要特注“燕市”？我疑心此非丰润族兄（对丰润诸兄绝不加“从”字）；有可能是关外铁岭的族兄。

至于铁岭曹家又传“山东——（河北）衡水”之说，此“衡水”也许原指京东的“恒河”。曹寅曾有诗咏之。“恒河在滦河之北”，此与“（京东）乐亭——铁岭”之传，是否有关？希望李先生对这两个问题加以探索。

周汝昌

己卯十一月初二之夜写论

目 录

周序	周汝昌
引言	1
第一章 “辽东曹氏”祖籍铁岭	13
第二章 曹寅籍地考	43
第一节 “沈阳地方”	45
第二节 “长白”与“千山”	48
第三节 曹寅“三韩”考	59
第三章 曹玺“著籍襄平”考	87
第一节 燕秦汉之襄平县在今铁岭境	87
第二节 清代“襄平”指铁岭	101
第三节 襄平不在今辽阳	104
第四章 曹振彦“辽阳人”考辨	141
第一节 “辽阳”地名考	132
第二节 清代关内学者谓“辽阳”指“辽阳省”	149
第三节 “辽阳人”考	155
第五章 曹世选“世居沈阳地方”考	167
第一节 “沈阳地方”的含义	171
第二节 沈阳地方的历史沿革	173

第三节	曹世选世居铁岭地方·····	179
第四节	曹振彦的原籍铁岭县·····	194
第六章	辽阳三碑题名考·····	213
第一节	《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考·····	214
第二节	《重建玉皇庙碑》考·····	245
第三节	《东京新建弥陀禅寺碑》考·····	249
第七章	“辽阳说”论据不实·····	266
第一节	评《曹雪芹祖籍在辽阳·序》·····	267
第二节	评《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考略》·····	280
第三节	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题名考》·····	289
第八章	曹雪芹的祖先与辽东曹氏始居地铁岭·····	314
第一节	曹雪芹的祖先居铁岭的口碑·····	318
第二节	铁岭是辽东曹氏的始居地·····	329
第九章	曹雪芹的原籍河北·····	358
第一节	曹雪芹的辽东始祖原籍河北·····	359
第二节	五百年前辽东官兵来自河北·····	363
第三节	论雪芹原籍的几种误说·····	368
第十章	“丰润说”补证·····	383
第一节	曹氏祖传之证·····	384
第二节	曹雪芹系与丰润曹氏的血缘关系·····	385
第三节	《丰润曹谱》与《辽东曹谱》·····	390
第四节	“入辽始祖”曹俊考·····	395
第五节	曹端广是“辽东曹氏”始祖·····	401
第六节	曹端广祖孙三代丰润籍·····	410
附考	曹雪芹辽东祖先空白世系·····	438
后记	·····	444

引 言

《红楼梦》作为一部世界名著,为海内外文士所瞩目,这是中国人的荣誉。“红学”是以研究《红楼梦》为宗旨的一门独立的屹立于学术之林的学科。半个世纪以来,“红学”研究成果显著,有些不朽之作问世,可喜可贺。但是近二三十年来,伴随着学术成就不断发展的同时,有些假学误论也滋生出来,特别是学术界出现了不那么正常的风气,使得良莠混杂,对“红学”中渐探端倪的三大疑题:作者的认定、祖籍的考证及《红楼梦》八十回残本与百二十回续本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成就诸方面的论证,又陷于混乱状态。一些忽视史实的“演义”、“戏说”式的论著出现于海峡两岸。然而真学考证毕竟不是艺术创作,丰富的想象终究不能代替实证。合理的推测是必要的,但推测也不能脱离一定的线索和旁证材料。漫无边际的“推测”不是推测,已经转化为编造了,就不成其为学术研考了。对于作品的评价,无疑应该从各个角度来研究,各抒高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对于作者和家世的研考,必须尊重史实,依靠证据,不能“戏说”和“演义”。

研究曹雪芹的家世是为了研究《红楼梦》这部文学作品。曹雪芹的家世的特殊之点是由于祖籍的迁移,使其家世发生重大变化,即由汉族将相的世胄转变为满族的奴隶世仆。这个变化决定了曹雪芹的独特世界观的形成,也决定了《红楼梦》这部巨著的独特思想内涵。因此研究曹雪芹的祖籍,就具有独特的意义。

曹雪芹,名霭,雪芹是其号,字芹圃,又号芹溪居士、梦阮。曹雪芹于清代雍正二年(1724)生于南京(另一说为生于雍正元年),乾隆二十八年(1763)卒于北京(另一说为卒于乾隆二十七年)。曹雪芹的父亲曹頔,是曹宣(又名曹荃)之子,入嗣于曹寅。曹雪芹的祖父是曹寅。其曾祖父曹玺(原名曹尔玉),高祖父曹振彦,太高祖父曹世选(又名曹锡远)。曹世选是归入满洲旗籍的第一世。《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是迄今发现的惟一记载曹雪芹一系的宗谱,谱载曹俊是“入辽始祖”。

曹雪芹的祖先的籍地有多处,但是与《红楼梦》的产生关系密切的有四处,即出关前的居住地,归入满洲旗籍的地方和家庭败落的地方。因为没有出关入辽,就不可能由汉族贵胄变为满洲包衣奴隶,没有家庭的败落,也就不存在诞生《红楼梦》的直接条件。北京、南京是曹雪芹近祖籍地,也是他出生和生活过的地方,特别是他的家庭两次败落的地方。这两处籍地已有实证,不存在什么大的争议。对于出关和归旗之地,争议颇大,三十年来几乎形成对立的局面。然而,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如果真的是曹雪芹的祖籍,总会找到依据证实的。证据是定论的尺子。定论必须取决于可靠的事实依据,如果某一“说”尚显依据不实,大家共同研考,寻据证之。如果寻不出实据,不能强行论定。为了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应该探

求一个真实的结论。

谈到这里本来可以话入正题了。然而对于曹雪芹及其家族的基本情况,又有人提出异说,即对曹雪芹是《红楼梦》的原作者及他是曹頔之子置疑,真是节外生枝。笔者不得不倒插一笔,先就这两个问题予以论证。

一、重申曹雪芹的《红楼梦》著作权

在研究曹雪芹家世之前,首先应该弄清楚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问题。因为曹雪芹是《红楼梦》的原作者,才研究其家世,以增进对《红楼梦》思想内涵的理解。否则,研究其家世也就没有意义了。尽管绝大多数人知道曹雪芹著书《红楼梦》,对此也有不少红学家出示无可辩驳的佐证予以论定。可是却有人以种种猜测的理由来否定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在客观上起到了混淆视听的作用。

有人认为《红楼梦》的原作者是曹頔、曹寅,有人说是明末遗老吴某某,有人说是丰润某某某,也有人认为“曹雪芹”是曹頔、曹霑父子二人的化名,更有人则从根本上否定“曹雪芹”的存在,认为是虚构的人物,等等。这种种既无依据又违背情理的猜测若仅是茶余饭后街谈巷议,也就罢了,居然被“研红”者写成文章发表于一些报刊杂志中,且又接连不断,对已经定论的事实再起风波,在学术界造成混乱,就不能熟视无睹,任其蔓延了。

综合上述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置疑文章,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认为曹雪芹(曹霑)没有经历过其家族的“繁华盛世”,也就不可能写出来“繁华盛世”(情节)。这本来是文艺

创作工作者不应该提出的问题。俗话说,这是“外行话”。居然也在“红学”论坛中占一席之地,令人不解。

凡是从事过文学创作的作家及懂得一点文艺创作基本知识的人都知道,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的创作构思和素材来源于直接生活和间接生活两个方面。不一定只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直接生活,也可以在前人留下的史料中及他人的回忆、讲述中选取素材作为作品的内容情节的组成部分,还有一个加工提炼再创造的过程。如中国传统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是以史籍记载和民间传说为主要素材,以间接生活为主的文学作品。近现代创作的反映五四运动、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时期的题裁的作品,多不是或不全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多是从史料中,回忆录中,及采访听取当事人讲述中选取素材的。

请不要忘记《红楼梦》是一部小说,是文学艺术作品,而不是某人某事的“实录”。读过《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人,就会发现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之前先写过很多人物传奇,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素材,又对这些素材综合、提炼加工,“增删十年”始成书稿。书中的时代背景写的是四大家族的衰败过程,而不是写盛世。盛世的情节都是通过插叙、倒叙及人物的回忆对话写出来的。盛世的素材显然是从作者的先辈人那里得来的。

书中的贾宝玉身上存在着作者的影子。宝玉出生之时,贾家已经开始衰落。冷子兴云:“如今的这荣宁两门也都萧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见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又借“警幻”之口说出:“宁荣二公之灵囑吾云:吾家自

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也明确道出此书写的是衰败，而不是盛世。

“国朝定鼎”之年为顺治元年，即公元1644年。“历百年”为1744年，即乾隆九年。这年曹雪芹二十岁。正是在曹家经历两次被抄之后。读了《石头记》前八十回真本及书中的伏笔谶语就会看出《红楼梦》全书写的是从初衰到大败落的过程，通过一系列的小悲剧，反映社会的大悲剧，通过四大家族败落的现实，揭示那个社会必然灭亡的规律。

《红楼梦》暗写衰败前的百年盛世，是为了衬托明写衰败。如果说书中写了盛世，那只是高鹗笔下的“沐皇恩贾家延世泽”之后的盛世，本不是雪芹的本意。曹雪芹不着眼于写盛世，何以用“写盛世”否定曹雪芹为作者？

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证据诸多，简列几例如下：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丁丑，雪芹的好友敦诚在《四松堂集》中载诗《寄怀曹雪芹霑》云：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
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

……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
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此诗点明曹雪芹“著书”之事，不曾注明著书《红楼梦》，有另诗证之。

雪芹同代人永忠《戊子初稿》载：“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诗云：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
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颦颦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语笑私。
三寸柔毫能写尽，欲呼才鬼一中之。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
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不赋穷愁！

此诗之前注云：“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此《红楼梦》必是雪芹所著无疑，否则，何以因观《红楼梦》而想到“吊雪芹”？

周汝昌先生考知，“墨香，名额尔赫宜，敦诚之叔”，“永忠，胤禔之孙也”。“戊子”为乾隆三十三年（1768），曹雪芹卒后五年。此诗及注证明敦诚之叔“得观《红楼梦》小说”。敦诚是雪芹生前好友，前诗提到雪芹“著书”黄叶村，此处又从永忠诗注知雪芹“著书”是《红楼梦》。

永忠诗云：“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说他与雪芹是同时代人，不相识。诗中写“颦颦宝玉两情痴”，点明是《红楼梦》中的内容。他“几回”读雪芹的《红楼梦》，“掩卷哭”雪芹。若非雪芹著之《红楼梦》，他何以读《红楼梦》而哭雪芹（曹侯）？

雪芹另一好友敦敏之《懋斋诗钞》载诗《题芹圃画石》云：

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
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傀儡时。